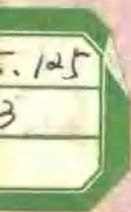




阿·托尔斯泰

符·謝尔宾納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6017717
阿·托尔·斯泰

[苏]符·谢尔宾纳著

金 坚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1

В. Щербина
А. Н. Толстой

本书根据 Русские совет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Детства
1957 年版本译出

阿·托尔斯泰

原著者 [苏]符·谢尔宾·纳
翻译者 金 坚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04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2 3/16 字数：47,000

1961 年 10 月第 1 版

196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统一书号：10078·1735

定价：(九) 0.20 元



阿列克賽·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

阿列克賽·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是優秀的俄羅斯作家，他對我們祖國的文化，作出了卓越的貢獻。這個杰出的藝術家，創作了在風格、題材和內容方面豐富多彩的作品：長篇歷史小說、短篇小說、劇本、科學幻想小說和政論作品。他在發展蘇聯文藝評論方面也作了許多工作。這位真正的“語言的寫生畫家”，以新的方法為偉大的俄羅斯語言揭開了無窮盡的財富

和美景。

阿·托尔斯泰是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以后进入文学界的。这个时期，贵族和资产阶级思想所产生的各种頹廢派，正在文学界扩大影响。頹廢派文艺是乞灵于过去的，它所依凭的是正在消逝和必遭灭亡的东西。未来属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这种文学的创始人是高尔基。

阿·托尔斯泰的创作，是在两个时代的交合点上形成的。他在探索创作道路上的经历是复杂的，甚至往往是矛盾的，但是很可以作为借镜。

阿·托尔斯泰在进入文学界的时候，是一个描写贵族阶级日常生活的作家。他的社会眼界很狭窄，世界观被他那个阶级的许多偏见所限制。在后来革命激变的暴风雨年代，这种情形造成了他在政治上的重大错误认识。但是阿·托尔斯泰在自己身上找到了与旧的环境断绝和克服错误的力量。他坚决地转到革命方面，站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者与保卫者的行列里。

作家自己也谈到过伟大的十月革命和苏联的现实对他所起的决定性影响。他在五十岁生日那一天，发表了一篇名叫《十月革命给了我一切》的文章，他说：“……一九一七年以前，我不知道为谁写作……现在我明确地感觉到了我需要的读者，这样的读者能够丰富我的知识，而且这样的读者也需要我……现在我清楚地看出，文学是无产阶级为争取世界文化而斗争的强有力的武器，我将把我所能贡献的力量，完全贡献给这一斗争。”

* * *

阿·托尔斯泰生于一八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旧历)①。

① 旧历一八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即新历一八八三年一月十日。——译者

他在薩馬拉草原上一个荒蕪的小村子里度过了童年。在他母亲的家里，謝德林、屠格涅夫，尤其是涅克拉索夫，是“受崇拜的人”和“良心”。阿·托尔斯泰十六岁时开始了他最初的一些文学試作。这是一些模仿涅克拉索夫和納德松^①的、无力的詩篇。作家自己批評这些詩說：“那些詩很平凡，所以我不再辛辛苦苦地写詩了。”

他生长在伏尔加河左岸的凶頑地主的野蛮生活的環境里，他一生都憎恨这种生活。农民的忧愁和穷困情景，在他的意識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永远記住一八九一年到一八九三年所发生的那种可怕的灾荒。他还記住了另外一些印象：与童年伙伴和农村孩子們一起游戏时的快乐，友誼感情的覺醒，俄罗斯祖国自然界的景象。这一切后来都在阿·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得到了反映。

年輕的阿·托尔斯泰，怀着他那範圍狹窄的生活印象和崇高的、但是并不明确的社会理想，在一九〇一年来到彼得堡，进了工学院机械系。他在一九〇五到一九〇六年，写了一些对第一次俄国革命战士們表示同情的詩。但是不久以后，大学生阿·托尔斯泰就与象征主义者为伍了。

一九〇七年，阿·托尔斯泰的第一本詩集《抒情詩》出版了。这是本幼稚的、摹仿的詩集，是对頹廢派风气的一种献礼，并且

① 謝敏·雅科夫列維奇·納德松（一八六二至一八八七），俄罗斯詩人。在他的优秀詩篇里（《不，詩神，你別召喚……》、《艺术家們喜欢使它具体化》以及其他等等），充滿了对人民的热爱。八十年代政治的反动和民粹运动的危机，引起了納德松詩篇中的悲哀与沒落的情緒。——譯者

受到巴尔蒙特^①和別雷依^②的影响。然而象征派的教条,和阿·托尔斯泰的“现实的”、健康而完整的天才,是背道而驰的。用作家自己的話來說,他在那些唯美主义的放浪的艺术家当中所找到的“只是一些幻影”。克服象征主义者的一时的和偶然的影响,建立而且确定现实主义,成了阿·托尔斯泰头几年文学活动的主要内容。

作家在为自己的创作找寻新的艺术基础。这种意图表现在他的第二本、也是最后一本诗集——《蓝色的彼岸》里,这是他研究民间口头诗歌的成果。作家在《喜鹄的故事》这本书中,还表现了对民间传说的兴趣。在这些书里还有许多象征主义唯美观点风格的痕迹,但是在作家的创作发展中,这些书显然具有积极的作用。它们证实了作家创立普通、生动、有力的民间语言规则的意图,表现了作家对于民间生活和祖国自然界的热爱。

一九〇八年的《田地》杂志^③上,发表了阿·托尔斯泰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古老的钟楼》。随后又陆续发表了短篇小说《竞赛者》、《碧玉簪》、《阿尔希普》和《纳雷莫夫们之死》,这是他写文艺散文的开始。

阿·托尔斯泰回忆自己在一九〇九至一九一〇年对文艺的

① 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巴尔蒙特 (一八六七至一九四二), 俄罗斯反动诗人, 颓废主义者, 写过《我们要象太阳一样》(一九〇三)和《绿色的花园》(一九〇九)等诗集, 翻译过拜伦和雪莱的诗, 还翻译过一些法国颓废主义者的诗。——译者

② 安德烈·別雷依 (一八八〇至一九三四) 是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布迦耶夫的笔名。俄罗斯的反动作家, 颓废派的理论家之一。——译者

③ 《田地》杂志是一八七〇至一九一八年間在彼得堡出版的一种有插图的风刊, 主要销行在小资产阶级当中; 它的年终附刊载有俄罗斯和外国作家的文选, 具有巨大的文学价值。——译者

探索時，曾經說明他是怎樣“得到自己的題材”的：“這是我的母親和我的親戚們所講的，關於沒落貴族的正在逝去和已經逝去的世界的故事。這是光怪陸離、荒謬絕倫的怪人們的世界。在一九〇九至一九一〇年之間，在新興的資本主義背景上，在大战之前，當俄羅斯迅速轉變為半殖民地國家的時候……這些怪人，是作為將要滅亡的農奴時代的出色典型，出現在我面前的。這是藝術的發現。”

阿·托爾斯泰早期的短篇小說，證明在作家那個時期的創作里，有受頹廢派影響的摹仿傾向和現實主義傾向的相互鬥爭，後者在短篇小說《納雷莫夫們之死》里表現得非常突出。

在他的創作里，現實主義原則逐漸戰勝了摹仿的傾向。對於生活真理的渴望，以及和俄羅斯古典文學傳統的聯繫，顯然要比頹廢派對他所起的影響強得多。因此，象徵派的抽象概念都被拋棄了。作家對沒落了的外省貴族生活的真實情形，了解得非常清楚，這變成了他創作中的主要題材。

阿·托爾斯泰大約在一九一〇年，結束了文學的學徒時期。在他發表了最初一些作品的幾年以後，讀者們看到，出現了一個新的、繼承俄羅斯古典現實主義傳統的、輝煌卓越的天才作家。頹廢派的批評界開始攻擊阿·托爾斯泰的作品。領導着俄國文學中進步力量的高爾基，為了對抗這種批評，贊許地評論了這位青年作家的散文。他在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七（二十）日，寫信給柯丘賓斯基①說：

① 米哈伊爾·米哈伊洛維奇·柯丘賓斯基（一八六四至一九一三），卓越的烏克蘭作家，革命民主主義者。高爾基對他起了很大的影響，並對他的作品給予極高的評價。——譯者

“我建議您注意阿·托尔斯泰写的一本书——他那些短篇小說收集成册后，比原来更为出色。真的，他使人相信他将成为头等的偉大作家！”^①

高尔基在一九一一年写信給波倫亚^②，社会民主党宣傳鼓动高等學校的工人學員时，強調指出阿·托尔斯泰作品的明确的批判方向：“他毫無疑問是一个以严峻真实的手法来描写当代貴族階級的精神瓦解和經濟崩潰的大作家。”^③

阿·托尔斯泰在十月革命前的比較重要的作品，是短篇小說集《伏尔加河左岸》^④，后来改名为《老菩提树下》，以及長篇小說《怪人》^⑤和《跛老爷》。在这些作品里，鮮明地表现出作家卓越的才能：他热爱生活，关怀人，渴望真理，他对世界的認識是健康的、实际的，他的語言是出色的、生动的。

这些作品的主人公——貧穷沒落的貴族余孽，已經跟整个地主階級一起一去不返。作家真实地写完了領地貴族階級的最后一頁历史，这个階級已經被新的社会力量，从俄罗斯土地上冲洗掉。

阿·托尔斯泰早期作品里主人公的生活，大部分是在地主的庄园里，在芬芳的菩提树阴影里，在傳統的綠蔭如盖的池塘旁度过的。在美妙的俄罗斯大自然景象的背景上，展开了故事的情节。不过，屠格涅夫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庄园里籠罩着物質

① 《高尔基全集》，第二十九卷，第138頁，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

② 波倫亚是意大利的地名。——譯者

③ 《高尔基全集》，第二十九卷，第142頁，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

④ 《伏尔加河左岸》又名《米舒卡·納雷莫夫》。——譯者

⑤ 《怪人》又名《两种生活》。——譯者

与精神貧乏的气氛。那里住着愚蠢而剛愎自用的人——戴着一頂紅帽圈的制服帽的米舒卡·納雷莫夫（这是同名短篇小說里的主人公），淫蕩的胆小鬼尼柯魯什卡（《小公鸡》），丑陋的米哈伊拉·卡梅紳（《作媒》），和沒有毅力的索巴金（《阿尔希普》）。这些人仿佛在沉重的、半睡半醒的状态中过生活，沒有高尚趣味和理想。他們的世界是窄小的，他們的視野是狹隘的。他們的目光超不出自己的村子以外。就是在比較好的情形下，出現在我們面前的也不过是象阿盖依·柯罗文那一类缺乏意志的、失敗的幻想家（《幻想者》）和可笑而又可怜的怪人們——勃拉金們（《怪人》）。

阿·托尔斯泰在一个不长的中篇小說（《拉斯乔金奇遇記》）里，非常坦率地表达了自己对于貴族和貴族文明的态度。拉斯乔金是一个在交易所里忽然暴富的生意人，他到地主庄园里去寻求“具有特殊风格的”家具和艺术品。然而他在那里只能找到荒蕪、卑污、淫乱以及庸俗的好起哄者。于是这位寻求貴族生活詩意的失敗者，感慨地說：“可是我却把地主的生活，当做具有一定风格的、如同一般所說的、象詩一样的生活。”

阿·托尔斯泰在那一个时期所写的剧本里，批判地描写了貴族。一九一三年小剧院演出《暴徒》时，引起了一場很大的风波，看戏的地主提出強烈的抗議。該剧上演了几次之后，就从皇家戏院剧目中取消了。

对待生活的正确而严肃的态度，和对于整个人間的热爱，形成了阿·托尔斯泰創作的动人力量，这股力量不允許他把貴族理想化，不允許他哀悼正在消逝的时代，或是象別人那样，走向神秘主义。阿·托尔斯泰的創作，坚决反对歌頌死亡、絕望和犬儒主义的反现实主义的头廢派文学。作家不愿意和过时的东西一起停滯不前。这种意图使得阿·托尔斯泰所描繪的貴族之

家的崩潰景象，跟那些歌頌貴族，把莊園描繪成最優美的文化支柱的時代貴族作家的作品，顯得截然不同。例如甚至象蒲寧^①那樣的現實主義作家，也用詩意和傷感的調子描寫過地主生活的衰落和消退。阿·托爾斯泰所渴望的是，另外一種連他自己也不十分清楚的生活，一種由於偉大光輝的情感而出現光彩的生活。

在那些年代的優秀作品里，阿·托爾斯泰企圖找尋正面人物。這位藝術家只是在他所熟悉的貴族人士中，找尋生活的理想，這一點造成了他的作品狹隘道德性，而不是有積極作用的社会性。他的正面人物是誠懇的、道德健全而沒有特別精神需求的人。在這種人的生活里，充滿了對於愛情和友誼的光輝情感的熱烈企望。作家那時認為，只有這樣的情感才能帶來安慰與幸福，指出生活目的，充實生活內容。在阿·托爾斯泰早期作品的貴族生活的陰暗背景上，愛情是唯一可以給人以歡樂和使人高尚的事情。

長篇小說《跛老爺》（一九一二），在這方面特別可以作為例證。這部小說肯定了愛情的好作用和不可戰勝的力量。跛老爺克拉斯諾波利斯基公爵，過着一種放蕩的、充滿了世俗快樂的生活。無論財產或塵世的成就，無論軍事的功名或情欲，都沒有給他帶來幸福。最後他終於了解，他的出路在於回到他從前所遺

① 依凡·阿列克謝維奇·蒲寧（一八七〇至一九五三），俄羅斯作家。他寫過把地主生活理想化的短篇小說（《安東諾夫的蘋果》，一九〇〇）和有關農民生活的中篇小說（《鄉村》，一九〇九至一九一〇；《旱溪》，一九一一，以及其他等等）。蒲寧在這些小說里，把鄉村描寫成毫無希望的赤貧境況的王國，同時也是野蠻行為、因循守舊和迷信的王國。蒲寧仇視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他流亡國外時期所寫的作品，說明他的藝術才能的顯著衰落。——譯者

弃了的妻子那里去，妻子把自己的全部心灵和最好的情感统统交给了他。在叶卡杰琳娜·沃尔柯娃的身上，有着屠格涅夫所描写的俄罗斯少女的特点。她的爱情和纯洁，感动了克拉斯诺波利斯基，使他高尚起来。在克拉斯诺波利斯基公爵性格表面的复杂性后面，使人信服地暴露了他那内在的空虚和利己主义。他不但肢体丑陋难看，精神也残缺不全。有一次他坦白地对一个交谈者说：“现在我在您的面前，把自己说成几乎是一个巨大重担的承担者……其实我哪里是什么承担者呢！我只不过是一个具有缺点和瑕疵的普通人罢了，——如同这条腿一样：枪弹从这儿穿了过去，看起来好象我可以把它完全伸直，可是它却总出毛病。您瞧，它又扭到另外一面去了……只要别暴露自己的本质就好了……”

作家企图把自己在那些年代所写的书中的人物，引到巨大的社会生活道路上去，可是没有成功。阿·托尔斯泰曾经打算在长篇小说《跛老爷》的第一个版本的尾声里，描绘一九〇五年前夜政治斗争的景象，并且想把克拉斯诺波利斯基公爵表现成革命事件的参加者。但是他觉得没有能够说明自己那个有缺点的主人公接近革命的理由，所以不久就放弃了这个尾声。

阿·托尔斯泰早期的散文和剧本，是以家庭回忆和个人观察为基础。这个时期的作品，仿佛形成了一个单独的文集。作家本人说明自己创作期间的这些年代，是“回忆”的时期。象阿·托尔斯泰这样热爱生活的作家，继续生活在狭窄的、正在消逝的世界里，生活在回忆的世界里，是不可能的。

他在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很清楚地了解，自己已经把伏尔加河左岸领地生活的题材用尽了。

现代性的题材就摆在他的面前。“我在这儿遭到了失败，”他

在自傳里說。“有关現代的中篇和短篇小說，都沒有写成功，都不够典型。現在我明白失敗的原因了。因为我繼續生活在象征主義者的圈子里，他們的反动艺术，不能接受那威严而又沸騰地迎接革命的現代。象征主義者专心致力于抽象概念和神秘主义，他們都坐到‘象牙塔’里去，企图在那里等待行将来到的事物过去。我爱生活，我用我的全部热情，反对抽象概念和唯心主义世界觀……我非常明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一向工作得很多，現在工作得更頑強了，但結果却很慘，因为我沒有看見国家和人民的真正的生活。”

远离当代生活的主要問題，远离人民群众的生活与斗争，引起了阿·托尔斯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艺术发展中的严重創作危机。只有冲破文学界狹窄的、与世界隔絕的圈子，走进社会政治生活的广闊天地里去，才能够战胜这种危机。

* * *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阿·托尔斯泰作为《俄罗斯新聞报》軍事通訊記者出发到前綫。他在那里更加清楚地了解了实际情况，各种印象都丰富起来了。“……我看見了真正的生活，”他在自傳里写道，“我从自己身上撕下了扣得緊緊的象征派的黑色大禮服，投身到真正的生活里去。我看見了俄罗斯人民。”

作家在前綫觀察到了俄罗斯人民的悲劇，他們是由于沙皇的誘惑而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的。在他的創作里，出現了新的重大的題材——祖国和俄罗斯人民的命运。不过他那时还不能正确分析复杂的历史进程：“世界震动了。我們就象波浪中的碎木片似的被冲散了。除了文学沙龙以外，什么也不懂得的青年作家們，突然置身在人民的热情和人民的憤怒里。”

外省地主生活的題材，現在退到了末位，把首位让給了战争

和俄国知識分子的命运的題材。以前那种道德倫理的概念，获得了新的內容：阿·托尔斯泰撇开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質，錯誤地認為它可以提高和純潔人們的感情。作家把精神空虛的貴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庸俗的人，跟在战火中根本改造过的人們进行了对比。

战争年代里的作品，分成了两个主要的集子。第一个集子暴露和揭露了貴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这里发展了早期作品的批判的主题。第二个集子里，描写了新的人物——战争中的俄罗斯人。

战争的悲剧对作家暴露了貴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个人主义的反人民性。他的一系列作品，都直接反对頹廢派的、沒有生命的神秘主义。从一九一四年起，反对墮落的頹廢主义和捍卫建立在生活真实和尊重人的尊严之上的现实主义艺术，这两种斗争倾向經常持久地出現在阿·托尔斯泰創作里，并且渗透在他的优秀的作品里。

在短篇小說《沒有翅膀》、《在港灣里》和《減輕我的悲伤》里，充滿了对“时髦的”頹廢主义流派的强烈抗議。作家在一九一五年写过一部长篇小說《沿地火光》（《叶果尔·阿包京夫》），他想在这部小說里，把从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起，到帝国主义战争的头几年为止的俄国知識分子的心情表达出来。由于这部沒有完成的作品已发表的章节中，具有反对象征主义和未来派的尖銳論爭，所以引起了人們极大的兴趣。作家批判了那些自封为頹廢派“天才”的矯揉造作和反动的虛无主义，并用普通而平凡的人对世界的完整認識和健全道德，来跟他們对比。

短篇小說《夜晚的幽灵》的主人公，外省人伊凡·彼得罗維奇，去参加献身給“新艺术”的人們的晚会，他希望能听到一句新

額实际的話，为“我們應該怀着什么样的理想来生活”的問題找到答案。但是矯揉造作的未來主义者，那些面孔涂抹得很难看的、放縱不羈的青年人，却用滔滔不絕、卑鄙齷齪的話，猛烈地攻击他。小說中的主人公，因受了侮辱，失望地离开了他們。他一針見血地确定他們的本质說：“这是一些僵尸。”

忠于俄罗斯古典文学傳統的阿·托尔斯泰，热烈地捍卫着真正的文化珍品，人的崇高的尊严，和高尚而健康的情感；他拿最最实际的、充满了生命和血肉的形象，来跟頹廢滅无形体的幽灵对比。虽然作家想象不出是什么样的社会力量，在为祖国清除那些压迫人民，妨碍人民发展自己优点和才干的妖孽，但是他却在现实中找寻美好的事物，并且相信美好的事物。

在阿·托尔斯泰的通訊和短篇小說里，帝国主义战争被描写成全民的事件，似乎人民的力量在这个事件里找到了出路。这种看法是作家严重的錯誤認識。他往往重复資產階級宣傳的唯心主义公式，例如：认为某种神秘主义的“悲剧精神”控制了所有人的意識，使他們理解“世界性的毁灭”是不可避免的，就是这种公式之一。作者认为人民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心甘情愿地忍受“注定的命运”。这种受了沙文主义宣傳影响的不正确看法，消极地表现在作家的作品里，阻碍了他的創作发展。阿·托尔斯泰在这些年代里描写战争的創作，在艺术价值上不能列在他的优秀作品里。其中有許多連作者本人也沒有把它們列在自己的文集里。

必須指出，作者完全不贊同軍国主义的兴风作浪，和那些贊美战争的所謂“純艺术”信徒們的恶毒的歇斯底里症。在他的描写里，并无虛假的浪漫主义效果，但战争被表现得平凡單調，就象是艰苦的、富于牺牲精神的劳动。在他的某些作品里，例如在

短篇小說《平凡的人》和《在水底下》里面，的确抓住了軍隊生活的特点。但是戰爭的真正政治性質，对于作者說来，还是不可理解的东西。

在帝国主义戰爭的年代里，护国主义的“民族統一”的幻想，使阿·托尔斯泰避开人民的革命解放的意图，来描写人民，并且在唯心主义理論影响下，來說明人民群众对戰爭的态度。这种唯心主义的理論認為：神秘的人民“精神”把所有人都团結在为了“共同事业”的斗争里。

阿·托尔斯泰欢呼一九一七年二月专制政体被推翻，他兴奋地宣称，国家“进入了新时代”，“無論沙皇的僕役制服，或资产阶级的礼服，已經都不在我们的肩膀上了”。

作家錯誤地認為二月革命会給予人民自由。他在号召“为了最后的自由而举起宝劍”繼續軍事行动时，預料“未来的自由一定会永远地消灭战争”。

但是作家同时也憤怒地斥責了那些梦想割断已經发生了的事件、希望反革命把一切都恢复原样的庸俗知識分子。

短篇小說《慈悲！》和《戴夹鼻眼鏡的人》（一九一八）是非常出色的，按照作家的話來說，那是“在十月的紅光照耀下，批判俄罗斯自由主义知識分子的初次嘗試”。短篇小說《慈悲！》的主人公——舍維列夫律師，在革命初期，在階級斗争很緊張的日子里，鉅到了他自己那种自私自利、充滿憤恨的狹小圈子里去。短篇小說《戴夹鼻眼鏡的人》里的斯塔別索夫，在这方面也是很典型的，他以自己个人主义的卑鄙淺陋、自私自利和庸俗見解，引起了人們的蔑視和厌恶。人民命运中的偉大历史轉变，极其明显地暴露了类似舍維列夫和斯塔別索夫等老爷們的渺小。这些人政治生活中的合乎邏輯的終結，在《苦难的历程》这部史詩里

成为革命敌人的自由主义者史摩珂甫尼考夫和布拉文的形象表现了出来。

阿·托尔斯泰跟自己祖国之间的那种日益增长的牢不可破的联系，使他和同时代的贵族资产阶级文学家区别开来。他开始认清自己对民族史的旧观念的狭隘性。阿·托尔斯泰恰巧在社会力量空前未有的高涨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开始研究彼得大帝的时代，并不是偶然的。他力图从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看出俄国历史的规律性，确定祖国的未来，了解民族性格。

和秘密办公厅与普列奥勃拉任斯基衙门^①档案文件的接触，在作家写作技巧的发展中起了很大作用。作家肯定地说，这对他显示了俄罗斯民族语言的规则：“我的不坚固的小船，突然从咫尺莫辨的大雾中，浮到了光艳夺目的平静水面上来……我看见、觉着和感触到了俄罗斯语言。”

阿·托尔斯泰在接触到十七世纪俄罗斯语言的宝藏以后，创作了最初的一些短篇历史小说（《最初的恐怖分子》、《魔力》以及其他等等）。这些短篇小说主人公的又生动又有分量的语言，跟那种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出现得很多的“标准”历史小说的粗浅的摹仿截然不同。

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以后，出版了一本不大的中篇小说《彼得大帝的日子》。作者在这部作品里，表现了彼得大帝活动的宏大规模，以及他那坚强的意志和精力。这部中篇小说的力量，在于他大胆地描写了剧烈而坚决的历史变革。书中的描写悲剧性地渲染了时代的矛盾，和实行改革的野蛮无情的方法。作者在彼得

① 一七一八年因审理阿列克塞太子的叛国罪由彼得一世建立的机关。后来秘密办公厅同普列奥勃拉任斯基衙门共同处理政治案件。——译者